

第二十七回 密授心法

單說惠能知道五祖擦斛的真實用意之後，仍無動於色，和往常一樣，腰間負石踏碓舂米。三天之後，寺院中對此事的議論漸退，五祖大師由侍者陪同，假裝閒遊寺院。走了幾處，時約黃昏，他便來到了舂房。惠能正和倆火工踏碓舂米，忽聽耳旁傳來一聲低沉的問候：「你們辛苦了。」惠能一驚，抬頭一看，五祖大師果然來了，他急忙跳下石碓上前作禮。五祖大師不冷不熱的一擺手：「免了吧！」倆火工一看更不敢怠慢，急忙上前朝五祖伏地跪拜，五祖大師樂呵呵的以掌示意：「起來吧！你們辛苦了。」倆火工蒙了，能不蒙嗎？那五祖大師是什麼人，萬民敬仰，當代的高僧，衣法的傳人，倆火工簡直是受寵若驚。

倆火工頓時受寵若驚
匍匐於地把祖師稱
欣喜若狂忘了名姓
如同是身在雲霧中
五祖對惠能態度冷
對倆火工特別熱情
告訴他們忍辱存性
積功累德方能大成
倆火工自以為得器重
卻不知五祖暗示惠能
倆火工激動得渾身抖動
結結巴巴說話也不成聲

倆火工激動得說話都不成聲了：「不辛苦，不辛苦。」「你們要忍辱存性，日後剃度方能大成。」「是。」五祖又問了問倆火工出米情況。惠能一看五祖只和倆火工說話，不搭理自己，就知道五祖今日之來必有暗示，便於勞作之際留心察看。五祖跟倆火工言敘完畢，就奔惠能這裡走來，而且邊走邊自言自語：「大求之人，不計其小，修道之人為法忘軀才是至誠。」說著來到惠能身邊，五祖大師用手中的錫杖指著惠能腰上綁著的大石頭：「你捆腰石有多久了？」「已經八個月了。」「你不覺得辛苦嗎？」「弟子以心役務，而不以務役心，所以不覺辛苦。」「你為工作不惜苦勞身軀，若為佛法定然也可捨去皮囊了。」「是的。」「米熟了沒有？」諸位，五祖大師這句問話可是喻義深刻，一般人也不明白。表面上是問「你把米舂好了嗎？」實際上是問「你悟了、覺了沒有？」。

惠能是過來人，當然明白五祖的意思，隨即說道：「米已經熟很久了，只是欠篩，米要篩過，才是精米。」意思是說自己早已經悟了、覺了，只差明眼善知識的印證，他這是求五祖能給他印證功夫。五祖一聽，當即用手中的錫杖朝惠能旁邊的竹篩上敲了三下：「篩在此，你快篩吧！」五祖說完，抬頭往門外看看天色，然後不言不語把錫杖倒背身後轉身而去。這倆火工和五祖的侍者對這一切未加理會，可惠能卻心領神會。他知道，這擊篩三下，又看看天色，走的時候又把錫杖倒背身後，這叫無言說法，是告訴他夜裡三更天從後門去他的方丈室。

惠能契得五祖玄機，不由一陣欣慰。當晚三更，他悄悄出房，背著眾人，往前寺走去。因為今天晚上五祖離開的時候惠能已經盯好五祖的去向，所以他躲躲閃閃避開巡夜的武僧，就來到了法堂。他見法堂的左側有一室亮著燈光，惠能心想，此時夜深人靜，眾僧都在熟睡，而這裡卻亮著燈光，五祖大師一定住在這兒，而且正在

等我。惠能想到這兒，悄悄繞到後門，伸手一推，果然這扇門無聲的就開了。惠能邁步走進屋中，見五祖大師正在床榻上閉目靜坐。惠能急忙上前就給五祖跪下：「師父，弟子前來受道，求師父垂恩教誨。」

五祖一看惠能契得自己的心機，按時前來，心中高興。其實他們早已經神交默契，心心相印，幾番對話，言語之間都具足了無盡的法味。「惠能，你起來把門插上，再坐下講話。」「是。」惠能答應一聲，來到門前把這後門插上，然後他轉身來到五祖的床榻前，坐在床榻旁邊的椅子上。「惠能，你遠在嶺南，為何要來這裡求法？」惠能就把自己賣柴於客棧聞經悟道，老翁贈銀薦五祖之事說了出來。「惠能！你年紀輕輕卻有過人的勇氣和毅力，竟不辭千里之遙來黃梅東山求師學法，真是難能可貴。你剛來時的那番話是誰教你的？」「不是別人教的，那是弟子自心自見，因為眾生之性不偏不缺，所以我知大師之性和弟子之性是一樣的。」「那麼佛性無形，如何隱顯？」「佛性無形，悟則顯，迷則隱。」

五祖一聽暗暗的點頭，心說，我雖然心知，也須當面問過，一看他的根性，二看他的見悟，三看他的應對，四看他的操守。如此一問一看，便知他勝神秀遠矣，比神秀的見悟高多了。「惠能！你剛來時的那番言語，我就知道你是天生慧根，自悟證性，可因為你剛來，又未出家，一無勞苦，二無功行，我若是親近你就是害你而不是愛你。當時讓你勞作苦役本有目的，一恐眾僧起疑滋生事端，二恐你得法太易不知寶藏，三見你利口生風聰敏外露，恐怕將來招惹是非。故而才當眾貶斥，命你先做苦力，以磨礪心志，這叫『美玉不琢不成器，頑金不煅不致精』。孟子有云，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方始能增益其所不能也。如今你已徹悟世間道理，證得無上忍力，自知伸屈

，為師也就無憂了。」

惠能一聽，深感五祖知遇之恩，他含淚伏地向五祖跪拜：「師恩如海，情同再造，弟子銘感五內。」「徒兒，快快起來。」五祖含笑扶起惠能：「惠能，你本是佛心慧性自悟天成，為師一為你印可，二為你全法成道，現在我便為你講解《金剛經》。」五祖說完，用袈裟遮住窗戶，以防被人發現，然後他取過一冊《金剛經》，低聲的為惠能講解。五祖為什麼要給惠能講解《金剛經》？要知道，一切佛法無非破執除障之法門，《金剛經》所說尤為直捷了當。它能破我執，滅罪障，成就如來，它是最上乘的般若法門，能令一切眾生乘之直至佛地。正如經中所言，「一切諸佛，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，皆從此經出」。但是，非具上根大智之人也難以承當，接受不了，那是如來為發大乘者說，為發最上乘者說。由此看來，五祖大師不僅慧眼識人，而且更會因材施教。要像達摩大師度梁武帝似的，那就糟了，教大機小，非度出煩惱不可，機教相當很重要。

當五祖大師講到經中最緊要的關節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兩句時，惠能於言下豁然大悟，悟得一切萬法不離自性的真理。這兩句正是「本來無一物」的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他雖然賣柴的時候聽到這兩句就已經悟了，但那個時候他只是悟到「應無所住」，尚未悟到「而生其心」，此時才是真正大悟。

惠能他此時真正大悟
明白體用不二本不殊
了知萬法不離自性處
五句何期脫口便說出
何期自性本自清淨
何期自性本不生滅

何期自性本自具足
何期自性本無動搖
何期自性能生萬法
他把見性心聲全吐露
五祖激動得眼含淚珠

惠能此時才是真正大悟，破無始之迷妄，開真實之知見。覺得宇宙中的這一切都具足在心田，從來不曾缺失，他已息心達本源了。因此，他道出了五句「何期」，真是吐露了他見性的心聲。他說想不到自性本來就是純潔清淨的，本來就是不生不滅的，本來就是圓滿具足的，本來就是寂靜不動的，能夠化生萬物的。其實他早就知道，只未太明，這次才是徹底的透澈。五祖大師一聽惠能說出這徹悟之語，高興激動得熱淚盈眶：「惠能徒兒，你已經徹悟了。若不認識自己的本心，學法無益，若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即可稱為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了。」

惠能得以徹悟，連連叩拜五祖大師傳道示法之恩：「弟子蒙獲法益，如飲甘露，銘感師父啟開無上妙覺菩提，使我更加透澈。」

「徒兒，快快起來。」五祖扶起惠能，師徒倆四目相對，雙手相握，突然間相顧微笑。這一笑，猶如當年佛祖拈花，迦葉微笑一般，心心相印，妙開心蓮，此境此情此時此景真是無言可言。戰國時邯鄲有位箭手紀昌，曾說了一句名言，「動的最高境界是不動，射的最高境界是不射，言的最高境界是無言」，禪到了最高境界就是不可說。東晉時的田園詩人陶淵明就曾寫過這樣一首詩，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；問君何能爾，心遠地自偏；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；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；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」，這就是禪的意境。這裡的山氣指的就是心境，飛鳥是指這念心的自在，而「此中有真意」的真意，就是佛法上所說的真心、自在，「欲

辯已忘言」，說出來就不是了，這種意境就是不可說。禪的意境有深有淺，淺有淺得，深有深得，就像學問成就的次第一樣，從幼兒園、小學，一直到大學，悟境也是一樣的，深淺迥然不同。古人有所謂大悟幾百次，小悟幾千次，說的就是對心境開拓的層次，和對宇宙人生看法的根本突破。

單說此刻，五祖與惠能已是心相近而道相通，兩兩情意融融。正當他們師徒以心印心，無言笑對之際，忽聽更鼓四響，五祖一驚：「惠能，現已四更，你速聽法旨」。